楚辭通釋

楚辭通釋卷九　　　船山遺書四十五

衡陽王夫之譔

招魂

王逸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哀憐屈原忠而斥棄愁懣山澤魂魄放逸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按原當懷王之世雖憂國疾邪而猶賦遠遊從巫咸之告故玉作九辯亦於其時有及君無恙之想及懷王客死國讎不報頃襄遷竄原於江南原乃無生之氣魂魄離散正在斯時則此篇定作

於頃襄而王逸諷諫懷王之說非其實矣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沬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

朕代屈子自稱也沬已也牽曳也曳之不得行也主意所專注也蕪穢蕪塞而蔫薉也考成也離罹也此言屈子以忠直遭妬志折氣菀魂將離也大招達其所志之道於篇終招魂述其所秉之正於篇端故雖華曼而不靡其意寓於微言一也論者抽分優劣過矣

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女筮予之

巫陽古之神巫託言上帝者人無能念屈子之忠冀上

天悔禍輔使遂志誓死之心可使樂生也筮者占其魂之所往於上下四方

簡　錄

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其難從一本作其命難從一本作命其難從

掌夢未詳舊說掌招魂者巫陽呼而告之與上言對曰不相通後謂於事已緩不能及時謝萎落也言待筮而予恐於期已後魂已萎謝而無從招雖巫陽亦無能爲也意謂屈子懷忠而見摧於讒佞者兩世沈湘之志已決天若令楚悔禍當急召歸郢不然必不能隱忍久生以待異日之追悔以下極言聲色居處飲食遊觀之盛

蓋人君待賢之禮自當極致其豐賢者所志雖不在此而君欲補前過以禮賢不可以不曲盡故言招之不容稍緩而夸陳麗美無妨辭之已溢而不必如大招之明言尚賢發政雄雄穆穆也詞賦之體長言諷諫有出於是者蓋亦豳風衮衣籩豆之義庶幾國風好色不淫之意與

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恆幹何爲乎四方些

幹如周書尚寧幹止之幹恆所有事也身者魂所有事些蘇箇反楚人歌曲之餘聲

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

離𢥞也樂處謂楚夫上下四方豈必楚爲樂處哉代馬北風越鳥南枝人苟失其宗邦則君非我君友非我友且抑天非我天地非我地皆不祥之區也

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唯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兮不可以託些歸來兮一作歸來歸來下同

託寓也山海經東海大荒之外有大人之國千仞極言之爾彼謂彼土之人習者相與慣習不畏炎灼釋銷鎔也

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

骨爲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兮不可以久淫些

題額也雕題刻其額以墨涅之爲花卉今瓊南黎人尚然蝮蛇身短如椎螫人立死蓁蓁聚而盛也封大也千里能爲妖怪儵忽千里也雄虺大虺益心飽也淫遊也

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爢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蟻若象玄蠭若壺些五穀不生藂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兮恐自遺賊些

雷淵西海旋去聲旋入飛沙捲人隨風而去也爢散風沙所裂形體爛也壺瓠也爛人燥氣灼人筋骨糜裂也彷徉廣大曠杳而無可棲泊之意賊害也

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兮不可以久些

增與層通峨峨積疊高聳貌今沙漠之外唯夏秋之間見流水餘日皆冰

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懸人以娭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魂兮歸來往恐危身些

九關九天之關拔木九千者力能拔九千木而不倦也
豺狼從目言此九首之夫縱目直視如豺狼侁侁往來
娭遊瞋死而瞑目也投人九淵而以其神異能令人不
死反告之帝然後瞑目謂求死而不得也
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敦脄
血拇逐人駓駓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
歸來恐自遺災些
幽都地下也土伯其神也也尊身屈折也敦脄背而厚
也血拇以指攫人血常染拇也極言上下四方之不可
往以覓其必死之志而廣察之六合無有定嚮所謂不

待筮乎也蓋屈子忠憤內結不忍見君與黨人之所為而忍與同歸悵惘遊心若舍此惡俗而皆安處初非有所慕而願去故身未死而魂先離者泮渙於兩間蕩泆無定招之者不可以方隅求也

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鄭綿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

修長也修門深邃之門也背行卻行先導也篝未詳以綿縷絡篝工祝執之以招魂者其制不可考所謂招具也疑竿幡之類周禮復以竿裹衣楚俗或異嘯蹙口出聲呼號也

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

申前意而約言之

像設君室靜閒安些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突廈夏室寒些

像設者以意想像而設言之自此至末反故居些皆像設之辭謂擬所以待其歸者如此蓋楚之君臣不能以此待賢者而苟其悔過自新則必豫擬一尊養極致之像如此然後屈子可以死而生去而反也堂室基也宇屋四垂檻闌盾軒堂前檐敞也築土石曰臺搆木曰榭如今江岸懸樓也網戶戶上承檐以銅絲紐綱禦燕雀

綴□欄上板刻方連者謂雕綴作四方相連如今卍字窗
與菱通深密可以禦寒此上言堂室之美
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氾崇蘭些
徑直也復回抱也前直達而二周回抱也澗水紆流鳴
聲幽細前臨爽敞風日交美蕙蘭之香時飄庭所此言
所居川原之美
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砥室翠翹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
光些蒻阿拂壁羅幬張些纂組綺縞結琦璜些室中之觀
多珍怪些
奧室西南隅古人布衽席於此筵席上承瓮者朱塵言

緣筵之飾朱綵輕若塵也砥室室砥平整數筵其上翠翹連下曲瓊爲文翹栽著壁上所以懸鉤翠羽飾也曲瓊玉鉤所懸幬帳者被壁衣也珠翠綴於壁衣之上其光爛然競采蒻當作弱纖也阿阿錫輕縠也所以爲壁衣者纖阿而用羅爲幬覆上爲承塵也結縷純赤曰纂五色雜曰組素練曰縞文繒曰綺纂組綴於阿羅縞綺之幬幃而繫以琦璜蓋流蘇之類也此言室中張設之美

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眾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

植謇其有意些姱容修態絚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
靡顔膩理遺視矊些

蘭膏以蘭草煉膏使香而灌燭也古無巨勝蔓菁柏油皆灌羊牛豕之膏於爇然之膏氣腥臊蘭草之香去臊故以煉膏華容謂美人備列侍也二八十六歲射音亦厭也二八女侍不亡厭此則彼代各當夕也九侯紂諸侯進女于紂者女不喜淫言美人貞靜似之也迅迭相更代不稽緩也鬋鬢也比合也彌代猶言蓋世姱合衆順世無與匹也弱顔含羞之意固植不爲婬媚之態謇貞直也有意能自持也絚猶竟也謂禁步洞房行不踰

閶也曼長也睩目也騰光顧眄有光采也遺視猶言留
眄睞從容有意貌此言妾媵之美
離榭修幕侍君之閒些翡帷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元]
玉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荷花之發作荷
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緣波些[元]玉梁一作[元]玉之梁
離榭別館之榭修幕長廊而施之幕也閒閒暇往遊也
翡翠碧色如翠羽紅壁紅塗壁沙與砂同以丹砂塗戶
版[元]玉黝漆光如玉也芰菱荷芙蓉莖屏風舊說以爲
晁葵文者芰荷晁葵華葉相間之色緣猶衣之緣四布
沼邊也此言別館堂沼之美

文異豹飾侍陂陁些軒輬既低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

文異服飾奇瑋也步騎從遊者之飾也水堰側岸曰陂陁與池同侍從步騎先佇立於陂池之上待其至也軒輬輕車低謂已至解駕車前低也薄叢也戶與扈通樹檠木也瓊木木槿花如瓊玉樹之如籬謝靈運詩所謂插槿當列援也此言侍從遊觀之美

魂兮歸來何遠爲些

何遠爲言何用遠去爲也文長姑結言之

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麥挐黃粱些大苦鹹酸辛甘

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胹鼈炮羔
有柘漿些鵠酸臇鳧煎鴻鶬些露雞臛蠵厲而不爽些粔
籹蜜餌有餦餭些

宗當作崇崇富也粢稷也穱稻田種麥其實肥美者挐雜
也大味之正也苦酸鹹辛甘五味備也腱筋也臑而炙
切熟爛也若芳猶言而芳若苦猶言與苦和以和羹者
胹熟烹炮以泥塗而火燅之去其皷柘與蔗通臇子兗
切小切而少汁煮之鶬鴻鶬臛者肉少汁者鵠酸露雞
古人食品之異其法未聞蠵大龜屬香酷烈也爽失其
本味也粔籹米麪和煎者餌餻也蜜餌以蜜和粉作餻

悵惶錫也此上言食品之美

瑤漿蜜勺實羽觴些挫糟凍飲酎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蜜一作[illegible]

皆言酒也瑤其色也蜜其味也勺與酌通羽觴觴爵羽飾爵也挫壓也壓去其糟爲清酒凍飲以冰和酒暑月飲之春釀夏熟曰酎酎斟酒斗華其飾也陳實笥中以待斟瓊漿元獨方諸所敶之明水色瑩如玉

歸來反家敬而無妨些

以酒將敬辭而無妨也文長以此參差姑結之

肴羞未通女樂羅些敶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

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娭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
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鬋豔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衽
若交竿撫案下些竽瑟狂會搷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
些吳歈蔡謳奏大呂些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陳組纓
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

通徧設也按按節而擊也揚荷當作陽阿與涉江采菱
皆曲名美人舞女娭光流目送光眇視微眄也曾波目
若含水波紋重疊之狀不奇靚好也二八八人爲列兩
八競起也衽衽若交竿連袂一直貌案抑也皆舞態狂會
競奏也搷與填通鼓聲激楚曲名班相次也相紛男女

纓帶杕雜風飄而互結也結曲尾也獨秀先者刖終而奏激楚獨秀於先作之樂也此言歌舞之美

菎蔽象棊有六簙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

菎蔽犀比未詳象棊謂圍棊象陰陽及周天之度六簙博戲十二棊人得其六分曹兩人相競遒急也相迫互爭勝也此言棊也梟博采兩末有傷曰牟呼五白者兩皆成牟復呼令成純采取勝此言博也費白日者猶言消日此飲酣賽戲以行酒也　舊註箟竹名蔽字從竹博箸也晉制犀比謂晉國工比集犀角以爲雕飾

鏗鐘搖簴揳梓瑟些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燈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酎飲盡歡樂先故些

搖簴鐘聲震搖簴爲之動考工記所謂若自其簴鳴也揳古八切擽也言酒已闌而未闋也結者結其篇章撰其詞句至思極思也蘭芳假者藻思中發若蘭蕙之芳相假借也極思所至也人各盡其思之所至相競美也謂酒闌分題作賦以紀勝會也先故故舊也自瑤漿蜜勺以下至此皆言燕飲之樂

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統結上文

亂曰獻歲發春兮汩吾南征菉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

獻始也汩于筆切聿也南征南遊也廬江舊以爲出陵陽者非是襄漢之間有中廬水疑即此水長薄山林亙望皆叢薄也右江左林蒸沿漢南江北而東遊雲夢之藪也沼小水如池瀛大水如海畦界也博遠也草木萋榮春水滿澤此言江界春遊之樂

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元顏蒸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

發兮擢靑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以（選無此字）淹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兮哀江南

辭通釋卷九終

楚辭通釋卷十　　船山遺書四十五

衡陽王夫之譔

大招

王逸曰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今按此篇亦招魂之辭略言魂而繫之以大蓋亦因宋玉之作而廣之其意以招魂盛稱服食居遊聲色之美而不及王伯之道未足以慰賢士之心故仍其旨而廣之則爲紹玉之作非屈于倡而玉和明矣景差與宋玉𪇌均爲楚之詞客頡頏踵賦互相揚推而昭屈景爲楚三族屈子舊所掌理受教而知深哀其瞀死而欲招之

宜矣則景差之說爲長洪興祖曰屈原賦二十五篇漁
父以上是也大招恐非原作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冥凌浹行魂無
逃只魂兮歸徠無遠遙只
受謝謂前歲已謝而今歲受之也只餘聲遽與渠通言
如渠奮發也冥元冥冬氣凌冰也浹皆也徠與來同方
春之始天宇開明陽氣發生萬物寒栗陰冽之氣盡矣
可以安魂安魄戒無遠逝此因時起興喻陰邪已遠國
勢向榮則君子改其去國之心而來歸當時非能如此
特述屈子屬望之意而諷諫闇君言能遠陰幽之小人

開昭蘇之盛治則忠臣返駕相助爲理矣

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

提綱言之

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

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宋只一本宋下有寥字

溺與弱通水無力不能浮物也浟浟迅流貌悠悠上下遊行貌霧雨海氣上烝如霧如雨謬濁而凝也湯與暘通海氣蒼莽但見白霧昏塞膠固不解所謂暘谷者不知何在無從迎日出之光也

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

鰅鱅短狐王虺騫只魂乎無南蜮傷躬只

蜿蜒皆蟠蜷之意鰅鱅怪魚舊說以爲狀如犂牛未詳

是否益𧍙蜮爾短狐卽蜮含沙射人咸創今南人謂之

水箭王大也騫迅行也

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鬤只長爪

踞牙誒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誒音嬉

漭洋洋者浩蕩無涯之意鬤鬤亂貌踞與鋸同豕首縱

目以下皆言狒狒之屬似人豕首執人則笑脣其面而

飲今川西有之

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逴龍赩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

天白顥顥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

逴龍渶興䄙以爲即燭龍山海經言西北海外章尾山燭龍人面蛇身而赤是燭九陰代水未詳楚南去幷代遙遠或間桑乾崛𡵴之水如此此爾天白顥顥冰雪照炫也凝凝不釋也盈北極者言直至北極寒冰充滿無際也

魂魄歸徠閒以靜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永樂年壽延只魂乎歸徠樂不可言只

身無怔營曰閑言無紛吸曰靜自恣任意所便安以定者安居無播遷也究窮也自此以下皆逞志究欲安心

之事窮身終身也楚能改過養賢絀喧呶噂沓之言固本保邦而不播遷則可釋屈子窮愁誓死之心而與同樂當時必不能然設言之以慰屈子之志而諷諫頃襄焉

五穀六仞設菰粱只鼎臑盈望和致芳只內鶬鴿鵠味豺羹只魂乎歸徠恣所嘗只

六仞言倉廩之積高也設者揀其美而進之菰米雕胡似蒲結實爲飯香美臑熟烹也和致芳者調和以盡香美也內鼎內所有也鶬倉庚鴿鵓鳩鵠黃鵠小鳥味猶和也豺瘦不堪食於文抑不協字或誤

鮮蠵甘雞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膾苴蓴只吳酸蒿蔞不沾薄只魂兮歸徠恣所擇只

蠵一作蟕大龜也

蠵與蟕同肥甘美也酪酢漿苦苦酒亦酢也膾連上而言豚狗膾也苴蓴蘘荷蒿香蒿蔞蔞蒿吳酸吳人善羹諸菜若蘘荷蔞蒿之屬皆鹽藏令酸用以和膾沾古添字濃也不沾薄者濃淡皆宜擇擇所嗜而食之

炙鴰烝鳧煔鶉陳只煎鰿臛雀遽爽存只魂乎歸徠麗以先只

鴰鴰鶬煔音潛與燖同沸湯瀹也鶉鶴屬鰿今作鯽遽與渠同猶言如許也爽食之有異味今俗言味佳者爲

爽口存猶在也麗美也此言諸美品先進之以爽口也

四酎并孰不澀嗌只清馨凍歙不歠役只吳醴白蘖和楚

瀝只魂乎歸徠不遽惕只歙一作飲一作歠

四酎未詳嗌音厄喉也澀嗌苦澀滯咽也役用也不歠

役者言甘滑隨口而下不用歠也蘖穀芽以造醴者瀝

亦醴恭今之餳汁不遽惕者言飲之和柔不致醉而心

惕惕然此言飲食之美　舊註酎三重釀酒此云四酎

四重釀也

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陽阿趙簫

倡只魂乎歸徠定空桑只

代趙北地伏戲舊作伏羲今按伏羲時未有傳樂當讀
如字與駕辯皆舞名蓋代秦鄭衛之舞也勞商亦舞名
楚舞也和者簫倡而謳和之也空桑瑟名定整理其弦
柱而鼓之
二八接舞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
變只魂乎歸徠聽歌譔只舞一作武
二八八人為列凡二行也接相接成綴兆也投詩賦者
如春秋傳賦某詩之類投詩命工歌之也亂曲終也歌
竟而人娛也上時掌切四上上聲四韻相叶古樂府有
上聲歌蓋平濁上清聲之清者也競氣引氣競入於高

渺聲之變也譔具也言八音與歌相叶皆備具也此上

言歌舞音樂之美

朱脣皓齒嫭以姱只比德好閒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

娱只魂乎歸徠安以舒只

比德同心好閒性情溫靜不佻也都雅也言其風度醇

雅不妖媚也調和也言其和藹善娛人也安舒與處而

心志適也

嫮目宜笑娥眉曼只容則秀雅穉朱顏只魂乎歸徠靜以

安只

嫮美目貌曼長也穉朱顏者肌肉滑潤如嬰穉也

姱修滂浩　麗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

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徠思怨移只

姱修飾也滂浩蕩也言修飾盡致兼衆美也曾豐也頰

口旁腮肉倚耳耳嚮後若倚不哆張也曲眉規者眉曲

如半規滂心情有餘綽態嫺笑語默含情不盡也施發

于容止也鮮卑未詳王逸以爲衮帶頭言腰肢細少頸

銳細長若以鮮卑之帶約而束之按帶名鮮卑者因鮮

卑東胡之制而立名東胡別爲鮮卑在秦漢之際逸說

未是鮮或音鮮少也儆也卑斂約也細腰柔屈之意思

怨移者　言與嗟處而相思之怨移也

易中利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
客只魂乎歸徠以娛昔只
易中和易其中利心巧慧其心動作有事于承順也粉
以塗面黛以畫眉芳澤香膏以塗髮昔夕也
青色直眉美目媔只靨輔奇牙宜笑嗎只豐肉微骨體便
娟只魂乎歸徠恣所便只
直當也美目當眉之下上映青蛾之色媔音綿長而美
也靨輔兩頰笑而有圓陷也奇牙齒白殊異也嗎笑而
媚也再言豐肉微骨疑有衍文便娟輕好貌便與相狎
也此上言姿滕之美

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絶霤只曲屋步壛宜擾
畜只騰駕步遊獵春囿只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茝蘭桂樹
鬱彌路只魂乎歸徠恣志慮只
室南曰堂沙堂以丹砂塗堂之楹楣也房堂左右側室
南房戶嚮南也小壇房前築土與堂齊而別爲砌也觀
去聲樓也絶霤者簷有承溜絶水今之筧也壛與簷同
步壛步廊也擾讀如饒馴也步廊外通廄皁宜馴養馬
也步行也因廄馬而言遊觀之樂順文及之謂駕所馴
畜宜于行獵春囿者方春草長兔肥之時瓊轂以丹塗
轂若赤玉錯衡以金飾衡也英華車飾之美如花假大

也盛也忞志慮者放意遊觀也
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鵾鴻羣晨雜鶖鶬只鴻鵠代遊曼鷫
鷞只魂乎歸徠鳳皇翔只
盈園統下諸禽而言羣晨晨而羣飛也鶖似鶴而觜距
黑尾短鴻鵠大鵠代遊相代飛翔曼延也羣飛相曼延
也鷫鷞似鴈長頸綠身其言畜鸞翔鳳者謂衆鳥集于
春囿瑞禽將自至也此上言居室游觀之美
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室家盈廷爵祿
盛只魂乎歸徠居室定只
曼長也澤豐潤也謂歸而備諸奉養心康體適以永壽

命無復枯槁憔悴憒世哲生之心也室家兄弟也盈廷皆列位於朝廷爵祿之盛施及宗族也此上言君與其富貴而志得身安殊異放逐之苦此下乃言道行功立之事以明賢者所樂非徒富貴其體屈子之心而風諫頃襄以用賢則興之意切矣先儒謂大招愈于招魂以此然詞賦之體有顯有微未可執一論也

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察篤天隱孤寡存只魂乎歸徠正始昆只

接徑謂巡行之車接迹於路也出若雲者扈從衆也三圭桓也信也躬也子男執璧不言者略文重侯熊侯豻

侯天子大射直設之類巡狩祭天神之名察省視也篤厚也夭幼也隱疾痛可隱恤者存問而安之也正始與王之始造昆大也言楚行王道統一天下行巡狩之禮諸侯執玉而覲與於大射聽命以助祭於是省問孤寡施之恩澤與三王受命正統同其昌大屈子歸而從君以行也

田邑千畛人阜昌只 美冒眾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徠賞罰當只

四井爲邑畛田上道千畛言千畛如一也冒覆庇也眾流羣類恩澤及人施於鳥獸草木皆咸若也威武也詠

壐秦平五國先之以武經天下興禮樂繼之以文政飭
刑清賞罰允當治之盛也
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
阯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徠尚賢士只
羊腸隴坂窮海極於海濱也賢士賛襄王業天下莫不
尊尚之
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壓陛誅譏罷只直贏在位近禹
麾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徠歸國家爲只
獻進也獻行進用德行之士也壓鎮也賢者立於庭陛
鎮撫國家姦佞不敢干也誅譏罷者不用罰謫頑嚚自

息也羸餘也直羸直有餘者麾意指也禹拜昌言舉用直諫與同意指也國家爲者舉國家而任之聽其所爲也

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魂乎徠歸尚三王只

雄雄高也赫赫明也登降堂者出入殿陛以議大政極至也質澤宮所射之椹質明示可見之質也諸侯咸賓公卿在列文治畢敷貫革射息故射椹質于澤宮或射大侯于路寢武偃文興德上配於三王魂而來歸樂觀

其盛矣此上極言治功化理之美一皆屈子所志而楚之君臣不能用者故幻設一郅隆之象以慰其幽怨而誘之使歸所爲曲達忠貞之隱願且以見非是則澤畔離魂犯四方之不祥雖爢爛而不反其言愈博其志愈悲矣

楚辭通釋卷十終

衡陽王夫之譔

惜誓

王逸曰惜誓者不知誰作也或曰賈誼疑不能明也今按賈誼渡湘水爲文以弔屈原其詞旨略與此同誼書若陳時政疏新書出入互見而辭有詳略蓋誼所著作不嫌複出類如此則其爲誼作審矣惜誓者惜屈子之誓死而不知變計也誼意以爲原之忠貞旣竭君不能用卽當高舉遠引潔處山林從松喬之遊而依戀昏主迭遭讒毀致爲頃襄所竄徙乃憤不可懲自沈汨羅非

君子遠害全身之道故爲致惜焉誼所言者君子進退之常經而原以同姓宗臣且始受懷王非常之寵任則國勢垂亡而欲引身以避患誠有所不能忍其惻惻自喻之至性有非賈生所知者則惜誓之言豈足以曲達幽忠匪舌是出九死不遷之欝曲哉顧其文詞瑰瑋激昂得屈宋之遺風異於東方朔嚴夫子王褒劉向王逸之茸闒無情且所以惜原者珍重賢者而扳留之亦有合於君子愛惜人才之道故今所存去盡刪七諫九懷以下諸篇而獨存惜誓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

余代屈子自余也推屈子遠遊之志亦嘗念年歲之不
可延而志在超舉遊仙如下文所云

登蒼天而高舉兮歷衆山而日遠觀江河之紆曲兮離四
海之霑濡

衆山蒼莽而無際江河紆曲而日下四海霑濡於垢濁
歷覽人間不足淹留思欲離之以高舉

攀北極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虛

以下皆[元]修之旨與遠遊相彷沆瀣北方清氣充虛者
冲寂之氣實於內而不外泄築基之始功也

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一之象輿

朱鳥南方眞汞太一神之樞也中央戊土意爲黃婆總攝四方故曰太一　駕象輿者意御神以周行三垣火本生土而神隨意動逆之者仙也

蒼龍蚴虬於左驂兮白虎騁而爲右騑

蒼龍日精魂也白虎月華魄也騑服馬魄主載在內爲服魂主動在外爲驂蚴虬讀酉九

建日月以爲蓋兮載玉女於後車

日月東西坎離之精卽龍虎也建爲蓋者月映日而合光並建以覆照乎周度也玉女姹女也位北方元武故曰後車載之往配嬰兒

馳騖於杳冥之中兮休息虛崑崙之墟
　杳冥無形之形無象之象休息沐浴也崑崙兼山之極
艮止之象
樂窮極而不厭兮願從容乎神明
　道得身輕逍遙自樂神明澹泊與天爲徒
涉丹水而馳騁兮右大夏之遺風
　丹水出崑崙西南坤維地戶也大夏在九州之外西北
之嶺乾亥之方天門也出至陰而登至陽也
黄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圜方
　道成神舉則融結之氣唯其麾使清靈之理測其神妙

矣

臨中國之眾人兮託回飇乎尚羊

自高視下曰臨蕭條遠寄迥出人上洽然御風濁世不
足以測其往來矣尚羊與徜徉同

乃至少原之壄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擁瑟而調均兮
余因稱乎清商

少原未詳舊注謂仙人所居均樂器似瑟三十六絃稱
奏也清商商聲之清者蓋商七十二而用其半也世人
不足與處从松喬而唱和足以自適也

澹然而自樂兮吸眾氣而翺翔念我長生而久仙兮不如

反余之故鄉

如上所稱遊仙之事豈不濟然自樂呼吸六氣以翱翔乎而奈之何眷戀故國不忍棄此同昏之君臣耶

黃鵠後時而寄處兮鴟梟羣而制之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爲螻蟻之所裁夫黃鵠神龍猶如此兮況賢者之逢亂世哉

後時不早去也螻螻蛄一名土狗裁亦制也知遠遊之樂而依依故國不能早去爲讒佞所制所爲可惜者此也

壽冉冉而日衰兮固儃佪而不息俗流從而不止兮眾枉

槩而矯直

儃與邅同儃回運轉也從予用切放也人壽日衰歲月馳運而不住流俗日下邪枉放縱而不可回安能以有盡之年殉波流之世哉

或偷合而苟進兮或隱居而深藏若稱量之不審兮同權槩而就衡

衡平也執權以稱執槩以量則枉直分而得其平昏庸之主不審賢姦混同讒人日進忠臣日隱流俗放縱而不止何足與較重輕乎

或推迻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諤諤傷誠是之不察兮并紉

茅絲以爲索

逐與移同推逐隨順君欲無定說也誠是是非之實也

茅絲并紉茅必傷絲賢佞並進佞必害賢矣

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惡放山淵之龜玉兮相與

貴夫礫石

龜寶龜大蔡礫小石埋玉於山沈龜於淵讒人與而忠

貞必斥矣

梅伯數諫而致醢兮來革順志而用國悲仁人之盡節兮

反爲小人之所賊比干忠諫而剖心兮箕子被髮而佯狂

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長

來革惡來也小人進君子傷乃至隕命捐軀古有之矣
蓋臣之有君水木之本源也君反道絕理賢人無恃以
滋長則摧殘阻塞勢所必然若眷戀故鄉而不遠引是
挽逆流而抱枯枝矣何如全身隕命之得也
非重軀以慮難兮惜傷身之無功
且吾所爲惜屈子而欲其遠引者非畏禍難而偷生也
梅比死而殷亡屈子沈而楚滅無救於國徒隕其軀亦
何益耶
已矣哉獨不見夫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埜徦四極
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下

皐亦大也大皐之野廣遠無人之地非有德而不儀其
庭豈以身殉濁世哉
彼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羈而係兮
又何以異虖犬羊
聖人遠屈伸以利用無道則隱屈子遠遊之志不終自
投於淵無救於楚徒以輕生詛所爲致惜也其哀屈子
至矣其爲屈子謀周矣然以爲知屈子則未也

楚辭通釋卷十一終

衡陽王夫之譔

招隱士

王逸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小山之徒閔傷屈原又怪其文昇天乘雲役使百神似若仙者雖身沈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志今按此篇義盡於招隱爲淮南召致山谷潛

伏之士絕無閔屈子而章之之意其可以類附離騷之後者以音節局度瀏灕昂激紹楚辭之餘韻非他詞賦之比雖志事各殊自可嗣音屈宋而七諫以下無病呻吟蹇澀膚鄙之篇雖託屈子爲言其漠不相知徒勞學步正使湘纍有靈實應且憎曾不如此篇事異詞同之步餘芳於別徑也故附之惜誓之後以廣三楚之遺風焉若王逸曲爲之說以相牽附固非達於文旨者所取也

桂樹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蜷兮枝相繚

桂樹南方之珍木也其葉三脊而冬榮其枝甘辛而香

烈非深山邃谷不生故賢者以比德焉而樂遊其下繁
枝交蔭山岔以幽矣
山氣巃嵸兮石嵯峨谿谷嶄巖兮水曾波猿狖羣嘯兮虎
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峻谷絕澗猨虎交鳴險惡如斯而隱士耽桂枝之幽芳
淹留不出何也
何與於清而關情自切
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歲暮兮不自聊蟪蛄鳴兮
啾啾
王孫隱士也秦漢以上士皆王侯之裔故稱王孫蟪蛄
寒蜩也似蟬而小王孫往遊山谷秉不返之志春草漫

生秋蟪悲鳴歲往如馳不我肯顧懷思之切不自聊賴
此述招者之情而下極言山中不可淹留之狀以勸其
來也

坱兮軋山曲岪心淹留兮恫慌忽罔兮沕憭兮慄虎豹穴
叢薄深林兮人上慄

坱烏朗切坱軋山氣鬱蒸之貌岪盤曲也山紆曲則嵐
霧鬱而不散久處而心爲迷亂也罔沕疑也憭慄懼也
遊行經虎豹之穴心疑懼也草叢曰薄樹叢曰林草木
蒙茸孤遊自慄目困而心怵也

嶔岑碕礒兮碅磳磈硊磈俠上聲硊危上聲石貌

碅音傾山高石危如墜而壓然

樹輪相糾兮林木茷骫骫音委

茷音廢發生曰樹旁山團聚曰輪　茷枝葉盛貌骫柔條下垂貌林下糾結森寒相迫也

青莎雜樹兮薠草靃靡靃息委切

樹植立也莎草方秋而直條挺上　故曰樹靃靡凌雜覆道貌草卉彌漫徑路絶也

白鹿麏麚兮或騰或倚狀皃崯崯兮　峨峨凄凄兮漇漇

麏麚牝鹿騰走倚立也皃古貌字崯崯峨峨伎足亭立貌凄凄漇漇毛色濡澤貌禽獸　縱橫不避入而行立

自如以相通也

獼猴兮熊羆慕類兮以悲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獸離羣而悲鳴然則士子處於山中能無人間之想乎

如之何其偷淹留也

虎豹鬬兮熊羆咆禽獸駭兮亡其曹

曹類也禽獸聞熊虎之怒號失羣而走不敢安居況君

子而可以久處此乎

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不言我所以待士者何如不言士之來歸而志行者何

如但於空山岑寂孤危之情景三致意焉益深體賢士

不得已之情而惻然爲之恤念所繇與漢高帝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說相逕庭用意深厚士之所以樂爲淮南死者誠有以動之也且其辭致磅礴[宏]肆而意唯一致眞得騷人之遺韻以䂓朔褒向逸之庬雜尤爲度越藝林之士誠泳洙焉麗則而不淫其亦知所津逮矣

楚辭通釋卷十二終

楚辭通釋卷十三

衡陽王夫之譔

山中楚辭

小山招隱而後騷體中絕有如七諫哀時命九歎九懷九思諸篇俱不足附屈宋之淸塵論之詳矣梁江淹工於擬似與劉謝之徒自謂學古制今觸類而廣之作山中楚辭其用意幼眇言有緒而不靡特足紹嗣餘風余故刪漢人無病呻吟之剿說而登江作夫辭以文言言以舒意意從象觸象與心遷出內櫽括之中含心千古非研思合度未繇動人哀樂固矣此江氏所以軼漢人

而直上也

青春素景兮白日出之藹藹

素景日色昭鮮也藹藹溫和之貌

吾將弭節於江夏見杜若之始大結瑚鱗以成車懸雜羽

而爲蓋

瑚鱗辟荔若鱗雜羽羣花山中之飾也

草色綠而馬聲悲欲沿袖以流帶

欷歔出涕沿流於袖帶閒不待明言所悲者云何而情

自遠矣

右一

予將禮於太一乃雄劍兮玉鉤
劍有雄雌干將莫邪之類是也玉鉤佩劍環
日華粲於芳閣月金披於琴樓
月金月色如白金披與被通此言承祀自晨至暮祠宮
之麗景
舞燕趙之上色激河淇之名謳爲西海之異品傾東岳之
庶羞乘文魚兮鄉質要靈人兮中洲
激楚氣使清高也靈人神人也此倣九歌之作但言所
以要神者歌舞品物之美則己內美之修潔中誠之懇
至自在言表矣

右二

入橘浦兮容與心憮惘兮迷所識覩煙霞如一色

憮惘茫昧貌橘浦種橘江干古稱江陵橘洲今臨江夾岸皆柑橘足知橘之宜於浦矣橘葉叢生彌望幽鬱心懷耿憂者對之欲迷樹杪煙平落霞迥互尢足亂人遠思

深林紛以蔽天上列星之所極

極至也浦橘方秋枝葉益繁蔽天隱星蒙龍常暗以此思愁愁可知矣

桂之生兮山之幽紛可愛兮何閒闤谿崎嵺兮石架嵁巇

颸颸兮水道寒煙色閉兮喬木橈嵐氣闇兮幽篁難
石架石梁也颸颸陰風颸風風聲橈音閑曲也溪風陰咽
磵道增寒烟瞑橫空樹杪半藏嵐氣幽篁濃陰黯黮山
中岑寂離人何以勝此哉
悲蟪蛄之早吟惜王孫之晚還信於邑兮白露方天病兮
秋蘭
白露降而秋蘭萎誠可為嗚咽者也此倣招隱士而廣
之悲放逐之士歸國無期空山抱怨之情
右三
石蓰蓰兮礙泉

磵石橫立水流出於其下

野壂壂兮薄樹

薄棲也

車蕭條兮山逼舟容與兮水路

山逼山徑偪側之所

慇晨夜之摧挫感春秋之欲暮

日夜不爾摧折令人易老志有不伸功有不遂俯念飄

遙困舟車於危石寒冰之下屈宋所悲將無有同情乎

征夫輟而在旁御者踞而載顧

征夫從行者遷客不忍離君而去遲回欲止行路之難

不徒在山水也

右四

楚辭通釋卷十三終

楚辭通釋卷十四

衡陽王夫之譔

愛遠山

愛遠山亦江淹之所作也淹放黜爲閩山長史待罪三載究識烟霞之狀筆墨之勢聊爲斯文其云郢路遼遠則依屈子之心以自旌而文筆沈鬱意指蘊藉不忍忘君之意溢於尺幅非但如漢人怨懟之辭徒攄恨於懷才不試也故嘉其志而錄之

伯鸞兮已遠名山兮不返

伯鸞漢梁鴻字傷時作五噫之歌東適吳越入名山以

終老淹引此以自況

遗紺草之可結及朱華之未晚緤余馬於椒阿漾余舟於沙行

紺草草芽方出微紅色也山頂曰椒

臨星朏兮樹闇看日爍兮霞淺

方夕星出而樹增幽始旦日升而霞漸散

淺霞兮駮雲一合兮一分映蹙兮爲色綴斂潤兮成文碧色兮婉轉丹秀兮葐蒀

駮雜也雲霞相雜合離不一以成文章葐蒀音芬[illegible]

合增盛貌此山中雲物之可玩者

深林寂以窈窈上猨狖之所羣羣猨兮聒山大林兮蔽天

聒山啼聲喧也此山中孤幽之可感者也

楓岫兮筠嶺蘭睨兮芷冏紫蒲兮光水紅荷兮豔泉香枝

兮嫩蘂翡累兮翠疊

芝蕈也所生之地皆當春而生故謂之之田其品有芳香

者紫蕭蒲總老而色紫也枝葉蒲荷之莖葉累疊相積

也此山中草木之可悅者以上備言山中之勝乃有心

不泯則玩者無可玩悅者無可悅感者益深其感雖日

愛山亦寄焉而已

非郭路之遐遠貫寸憂之相接歎美人於心底顧山與川

之可悲

梁都建康而云郢路者以己情同屈子故卽楚事以自況也美人謂君也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闕非己不見知之爲悶而惟君是思淹之擬騷異於漢人之怨尤遠矣若遠死於汀潭哀時命而自慨

不得於君亦時命之適然豈敢以怨懟君父哉屬文之道以意爲主其情私者其詞必鄙其氣戾者其言必倍屈子忠貞篤於至性憂國而忘生故輪囷帮偉於山川粲爛比容於日月而漢人以熱中干祿之心欲相仿彿婞怒猖狂言同詛呪淸湘一曲想汨汻之波非但無病

呻吟如昔人所譏已也淹生千歲之後獨能曲達其情念繫於君而不與雞鶩爭粒粟之寵辱故夕秀初含朝華已啟庶幾溫柔寬厚之旨曠百世而嗣音矣

通禪卷十四終

衡陽王　夫之譔

九昭

有明王夫之生於屈子之鄉而遘閔戢志有過於屈者爰作九昭而敘之曰僕以爲抱獨心者豈復存於形埒之知哉故言以貿聲聲以出意相逮而各有體聲意或迺而不肖者多矣況斂事徵辭於經緯者乎故以宋玉之親承音旨劉向之曠世同情而可紹者言難述者意意有疆畛則聲有判合相勸以貌悲而幽鬱之情不宣無病之譏所爲空群於千古也聊爲九昭以旌三閭之

志

發江山之芊蒨兮回風被乎嘉卉青春脈脈其將闌兮羌何

情而愉此

發始就道也蒨力匍匐芊蒨卉木盛貌脈脈微動於不覺

也春物可愉悅而愁人不爲之欣賞

凌巴邱之頭洞兮余甫閱乎南條之荒大

巴邱今岳州其南爲洞庭甫始也自巴邱而南山自黔

中東來爲南條崇山複嶺重溪疊淵風日卉木與湖北

迥異屈子生長郢都被竄而來始識湖南山川之色舒

宎綿延不知涯際舉目之悲觸物難已矣

駭亥吟之霄鼯兮鬱薄霄乎夕霓虹半隱於叢薄兮雨中岫而善淫

此巴邱以南荒大之景也薄霄迫天也夕霓藹雲中岫雨止于山半善淫易雨而難霽也

卽靈媛之前思兮悄南狩之所尋

靈媛謂舜二妃南狩舜南巡山川荒遠二妃不知舜之所在望君不見今古同情

緜修林之茸闒兮銜洞壑之紛疑答空響之森爽兮合嶂沓其如規耳迴寂其無聞兮目改覩於異色

茸闒草木蒙茸而幽藏也紛疑洞壑屈曲不知涯際也

答空響者空谷傳聲相答杳亦合也山色四圍仰窺天如規圓湘沅之間西連辰酉其荒大有如此者人蹤絕而音響寂但觸目蒼茫而已

詎侘傺之足捐兮悄不知迢遞之何極

去國已遙山河間之佇立含愁安能忘耶

汨徂　迷屈子始遷於江南覽河山之異而興悲憂菀積中更無從而明言所怨深於怨者言自窮也

青林白水敞蘭風兮理前心而紆烟

良時清適倘然息慮追惟往事井井非不忘

既服蒳之春氣兮蘋又申余以秋穎謂白日之匪鮮兮豈

蒼天之莫正

姱修既潔矢心抑靖可自信不欺者讒人可毀白月之無光而蒼天豈可罔哉

拊雲門之淸瑟兮悼傾耳之獨負改繁聲以申悲兮介餔延而相將匪將者之爲勞兮邈夷庚於羊腸

追思進諫之初舉要而約言之則忽而不察欲諷諫因機以進乃言愈長而愈相猜疑我坦衷直致而君終惑于險詖之說不我從也

衮九州於尋尺兮亙千歲於昏旦恢晝晝以申猷兮悔曩辭其猶未半

所諫者括天下得失之幾盡古今興亡之理規恢而條悉之非不至也然及今思之未即追原禍本以攻發讒佞不能無悔蓋均之取怨於人不如直揭其姦慝如下文所云

斥氣珥於禺中兮堙洪流於冀野涉漩渦而濡首兮洵猶賢夫今者

禺中巳位近天之中喻君側左右冀州首受大河喻津要爲藏姦之主斯尚之鄭袖之嬖悔未直攻之雖受其摧傷猶令其姦邪露見而不敢違

逸征鳥以翾翩兮泝顥穹而莫執回風飈而隕穫兮悵行

野其何及
征鳥題肩鴂也不即執姦佞而顯誅之使其猶翱翔於
君側反乘勢以空善類自悔無及矣
進不可與期兮退不可與息曠嘉會以谿愁兮誰予倂而
自戢
邈姦佞而未申明其罪既必不能改而從我且必求毀
我之成謀以悞國早念及此誰止予而姑容之能無追
悔乎懷王之初信任屈子甚至乘其時而與靳尙輩爭
死生於一日事尙可爲如其不克以身殉之可爾投鼠
忌器而留禍本以使蔓延想屈子沈湘之日必懷此遺

憾故爲代白之

申理　遂屈子未言之情而表著之想其忠愛憤激之心追沈湘之日中念往事必有如是者淸君側之惡雖非人臣所敢專而宗臣之義與國存亡知無不爲言無不盡故管蔡可誅昌邑可廢況張儀靳尚之區區者乎輒爲追惜無嫌悁烈也

凌漳澨兮及晨邀余目兮天末

漳南漳水入漢合于江楚之東遷自郢北至宜城浮漢而下回望郢都如在天末

驂驔嘶屼兮紆荊門之縹渺滂溥濞湨兮遂江流以奧發

嶄朱咸切岏五官切高銳貌滂普郎切漮音唐澼音避淠音派

山自夔巫西來至荊門而展所謂羣山萬壑赴荊門也江水爲山所束下夷陵而迅流浩蕩此言郢都山川形勝有如此者

相九州而洵美兮承靈祚而奄處

立國之固自熊繹而始至熊通而盛奄有江山踞九州之形勝

崇臺婥妁以詣天兮下睨乎廣陌之鱗聚蘭春被乎平臯兮都人懷芳而從之袨羅袿之袨服兮尚不敗乎此容也

袿音規

婥妁同綽約亭立貌登高臺覩廣陌人物之盛雖經喪
亂而不損皆先君生聚之積也

華鐙烜於永夜兮羽蓋飄而陰晝夫何姣好之嬋媛兮抑
雄風之蟉虬

文物既盛而武威尤雄長於上國

吞冥阨以無外兮卷河鼓而浮天街旋北斗使挹桂酒兮
固誰昔之所懷

冥阨楚塞河鼓牽牛星北方宿天街昴畢之間西方辰
度言北卷中原而收秦也旋北斗挹桂酒代周受命楚
先君之志事如此豈一郢之不保哉

逮鶗鴂之未鳴兮芳草榮其如昨逞余望以流觀兮恣含情之廣託
當未遷之時江山如故人物如故顧瞻佳圖猶可壯王居而規遠大
物無廢而不興兮羌聊謝夫送目顧美人之倦遊兮曾不臨高以旁矚
今之廢者固昔之興者也何不可再興而遽棄之目送江山徒留餘情使頃襄能憑高而回望其能忍兩東門之遠蕪乎
違郢

夕弭榜兮中洲澹淫淫兮安流蘋風欻兮綠波明月影兮不留靜不可長愉兮情善疑怵若危兮落葉之辭枝蒼天冪冪兮四垂朕何爲兮數離

江次飄零月明人靜孤危忽警舊怨難忘忽爾與思幻成良遇如下文所云

若有期兮新歡折瓊芽兮贈言維中庭兮妒者迴相遇兮曠野中旦旦以及今兮涕零零而交下

若思若夢之間與君邂逅避妒者于中庭別訂歡于巷遇悔前非而申後誓感極而繼以泣眞思幻成忘其眞也

來無蹤兮去無乘思心發兮遺光景猨啼林兮惝怳鵂鶹

波兮溟涬江上之寂歷兮夢夢悄余眷兮精相從孰寓形

之洵然兮覆魂投之靡遁

夢乎聲夢夢無所見也非有之境恍惚形成猨嘯魚跳

驚失所遇雖形終子處而精魄相從則不信幻成之非

實也

幸曠古兮良夜輕千里兮命駕結蘭佩兮擊羅袪馳芳尽

兮驅駟焉夫杳靄奚其不可親兮幾神會之無假

精魄相遇隨君反闕倏爾思成安得遂如此時之心境

而非徒幻想哉

引衰　不得已之極思意中生象其與君相遇之幻景

同篤志者情中必有之情也爲屈子曲引之

悲孤緒之獨縈兮曠千秋而無與胥謀古而不獲兮奚凡今之可訴

古人於我或事同而志異或志同而事異尚不可謀況今之悠悠者屈子之孤忠所爲無耦也

二士行歌於首山兮求夙諛夫商邑百里望哭於殽崟兮追虞諫其何及刳比干於一邱兮待殷殄而始封抉子胥於吳門兮盼於越之淩江言雖售而志殘兮要忘親而邇怨引憤毒於黃泉兮操余言以爲矜誠彌縫其終窮兮軌

有債而必繇隕蕭艾於繁霜兮匪芳桂之所求

夷齊避紂而不為謀百里奚哭秦師而不諫虞公皆先事之未諶者比干之墓受封于周非比干之榮也子胥懸眼以望越兵愈違其初志矣然則屈子身死言驗而楚亡鄭袖傳如己之誅靳尚蒙宰嚭之戮豈其所願乎乃至采薇行歌終餓西山亦非己所欲此古人所不可與謀者也

鳥將飛而遺音兮顧青林而息羽

策士謀臣知楚之不可有為則去而之他國已耳

魚沈寘以呴沫兮澹忘情於洲渚

若莊周荀卿之流皆楚人也全身遠害退隱已耳漁父
鼓枻之歌且欲己之置安危于罔恤
豐草靡於江干兮懷零露之新滋
昔日芳草今爲蕭艾且附姦佞以求榮矣
喬木榮於祟邱兮冀芬馥之後時
故家舊臣徼幸苟安不能遠慮凡此皆今人之不可訴
者也
高天廣陌之夐夐兮元冬閉而不洩諒頫卬之無與酬兮
韶鬱陶以永世
卬與仰同上下相蒙幽閉無復生之氣己獨有心誰可

與相告語埋憂地下隨逝水以東流而已

扃志　扃閉也孤情自怵不與古人同調而舉國無同

心之侶緘閉幽貞之志千古而下猶有謂其忠而過者

誰與發屈子之扃乎

耿元夜之穆清兮今者愔愔而寤余邈登天其無畔兮嘉

余魂之安驅

寒夜蕭清一念忽與神馳楚塞之外而所以雪恥振威

西吞殽函者皆若惟我之驅馳而得志者然

余儲奇服以遐征兮紛髣髴而襲之左蔵𧰼之翠羽兮右

離褷之星旄

張楚破秦之策夙所位置若在目前

發丹陽之故宮兮首商於而問道夏旌旖旎而前征兮余又申之以鷺翿介三青鳥以先鳴兮誅鳳皇於西母詭逢迎而中變兮余怒叱夫蜚廉之蚴蟉

此下言興師討秦之次第也誅鳳皇於西母詰懷王不返之故使自服罪意秦人多詐必僞請和以誘我叱風伯使勿遲回不聽其甘言而決於致死乃可以遂志

升密雲其未半兮彗熒熒而西弛覲太乙之蜿存兮責余駕之不駛

以誓死之氣與秦爭存亡兵甫交而秦可破奪武關臨

渭水秦且西潰逮懷王之未死迎之以歸當喜極而嗔

怨其不速也

兩龍扑而南迴兮顧豐隆之未怠

懷王雖返秦罪未足以懲則怒不容於中止

懲蓐收之善淫兮霽九嵕之晻靄滌三危之宿曀兮憇崆

峒而息嚮

蓐收西方神九嵕山在武功三危在肅州崆峒在固原

秦極西境也秦人積怨於天下如秋霖之害良稼誅其

君弔其民息天下之禍如滌陰翳而覩青天訖於西極

而後已

容成嫣以徠下兮唁余勞之巳艾

容成崆峒之仙者設爲相勸之辭言用兵之巳勤

日浮雲不可爲期兮白日中其易傾龍蚪蟆其且蟄兮鳳

翮翻而不鬝排霄路之繽紛兮又安得夫玉山之嘉穎蟆許

救切蚪蟆龍伸頸低昂貌

穎不穗也或以勝不可久恃欲罷兵而退保成功鄗清

大定惟天所授而不可遽望相爲勸止葢亦物論之有

然者而積憤初申固難自抑如下文所云

余塡膺而申答兮懷萬年而一逞鸞旟鳳以孿生兮梟屢

攖而不慧指昊天以奮飛兮懼日月之我遲孿音戀

己與楚爲同姓之親臣秦人之怨辱及宗祧特慽日月之不逮豈患虔劉之已過哉

輕蹇產之雲逺兮憤閈闟之梁輈鶩飈風而凌浮餤兮夫何倒景之足發

志苟能遂何謀遠之恐不逮而功高之足危哉憤之已深籌之已夙故其靜念而若將爲之者如此

蕩憤　楚之勢不兩立者秦也百相欺百相奪者秦也懷王客死不共戴天者秦也屈子初合齊以圖秦爲張儀靳尚所阻憤不得申放竄之餘念大讎之未復夙志之不舒西望秦關與爭一旦之命豈須臾忘哉事雖沒

世不成而靜夜思之烱然不昧若蹀血咸陽飲馬涇渭無難旦夕必爲者聊爲達其志以蕩其憤焉

獻歲發春兮荃茸茸其始稚抽盈盈之微榮兮孰飄風之可試

頃襄沖弱嗣立國家多難念其孤昧可爲寒心

皇天不仁兮白日淪而西頹夕月孤淸兮怛浮雲之蠹飛

懷王西客咸陽而不返國無生氣小人復羣聚於嗣君之側必欲擁孤月而蔽之

邅煢煢其駘蕩兮脈亭亭其誰訴美人豈其無儔兮介良媒而屢誤

國勢孤危無有憂恤之者夫豈無人之可任哉所求非
賢則舍西施而聘嫫母矣
蕙託荃以同畦兮葵與稟之相連戒秋霜之凜冽兮嘉
會於百年
唯巳與君恩屬一本榮枯與共故切危亡之憂而思保
國以長存
鴟鴞斯戾於陰雨兮吟公旦於東國五子悲謳於雒汭兮
怊有求而弗獲或流哀而必動兮或皇皇而弗肅余雖不
謀夫判合兮維靈修之夢夢怊鴟昭切悵恨也夢平聲
周公作鴟鴞而成王悔悟五子歌雒汭而太康終迷然

則忠言不用國必危亡余豈以用舍爲憂君不悟而無
救正之者是足傷也

夙謇邅於蘭皋兮旦搴芳而夕進回曼睩其猶熒兮刓千
里之迷津

常懷王之世日在君側忠言日告且熒眩於邪佞今遠
竄千里之外君孤迷于上更孰與詔之

飄女桑之季葉兮哀弱喪之便娟下臨澔汗之無地兮上
黝鰱而無天怵不可以終夕兮吾將奚望以久延

季稚也沖人孤立盈廷昏昧忿其倘恍無託阽危無輔
之慘終不足以圖存而亦奚以生爲也

悼子　悼君側之無人也雖被遷竄而所隱省者惟君
七諫以下忿懷才不試而詆君者固不足以知屈子之
心矣若奪祿位罹厄窮而悻悻自沈於淵則豈非好勇
疾貧之亂人哉
承榮光於有緒兮叩元首而善容徽娬媚其無與仇兮遑
嫭忌而始工
身爲世胄宗臣且內美修能之可表見若持祿容身豈
患不得君而顯矣必與人競是非以希得志乎
亮茲情之莫㦤兮素與黝其不枏淩荃同芳其猶迷兮又
奚況夫背愔

君子不待排小人而始顯此皎然易知者如黑能污白白不妨黑乃懷王既知任己終且見疑則背憎之姦疑忌而攻擊之抑且如之何也

葯與葹之爭熒兮輅椶車之相觸玉抵䃲其必毀兮熠燿固捐乎華燭捎盛年之煌扈兮殉奄息於既耄辱干將以刜石兮夫唯靈修之悼也刜音弗

熠燿鬼火燐也煌扈壯盛貌奄息奄奄之息君子固不屑與小人爭爭必爲小人所傷夫豈不知遠引以避其毒哉大謀不定君且身危國削悼君之陷溺故辱玉以抵䃲知禍及而不避

少師箴而隨延兮惆皇天之不遡怒箕子狂而卒殄兮懮行歌以何補

能早殄姦人則楚尚可延故不惜與競而受禍如其不然佯狂以免咎雖他日哀歌麥秀亦無救於滅亡則愛身全道之說固非心所安也

企漢東而眕申息兮𨇾狂書啼於叢薄高臺夷以成蹊兮僭不滿朝鞠人之谿壑羌自際而肩違兮齎債踣之必諶

眕音軫目所止也

日蹙百里故邑邱墟姦佞之欲尚不知厭自亡自毀知其必然矣

巳矣夫方將之不可念兮聊息乎長夜之曾陰

旋踵之覆敗不堪回念唯決從彭咸赴江流俾不見聞巳爾

懲悔　君心邪正之分社稷存亡之介雖不屑與匪人爭而觸權姦以死無所悔也

洞庭之南兮湘流濊濊危岑兮匯巖兮青冥無極悲風颯兮楓林幽夕雨亟兮秋草積濊古伯切匯巖音追彝

沅湘之南山川景物之慘淡有如此者幽魂往來於其間益增悽愴

敝蒼天之穹窿兮魂渺渺其誰寄引萬年於無終兮羃四

表而焉至

沈湘之後神無所棲能無飄散無歸之怨乎

日長逝而不留兮固蕩散其匪今就沈瀣於窮北兮邀歸雲而復南神與魄之不相守兮光與容違僅耿耿之若存兮疇昔相知

雖當未死之日而憂國怨深忘生志定神去魄而心目之光不翳於形體久矣唯此耿耿若存之心不隨消散則沈湘以後神魂飄忽於往來心知其亦如此而已

營飄飄其莫羈兮精濁弱其不固憤遑蜷以輪困兮恐傷余之雅度渦音戈

營魄也老子曰載營魄家國之怨鬱而不散將爲白虹將爲青珥而素心淡漠不欲其然則亦從容闡緩於兩閒耳

白日夕沈兮昃漠高寒誰娛余兮神導余以漫漫言不可理兮心不可將朧朧其若有明兮指郢路之蒼茫遼戾滉瀁兮蕩斥八埏誰與旋歸兮娛美人之暮年

淸宵寒夜耿耿若存者旣離物孤遊唯不昧之忠忱猶依宗國念已長辭君所則誰爲閔亂憂傾補君於式微者死而不忘者此爾

剸志今夕兮逝無與還鬱勃欻以憤興兮遺孤頫之流連

決志一死無所復待遺此孤忠長依君側君雖莫我能知而矢志於泉壤者固然此屈子之所以為屈子也與遺懟　此絕命之遺音也自言既死以後其神爽有如此者故安死自靖怨誹而不傷

楚辭通釋卷末終